

将军的家乡情怀 ——电视剧《上将洪学智》观感

□ 合肥 马培文

近日,《上将洪学智》电视连续剧正在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档节目播出。出于对洪学智将军的崇敬,我每集必看。剧情里,有一个叫刘双河的人,是将军从家乡金寨双河带到红军部队参加革命的。从此,他时刻关爱着这个小老乡、小战士。长征途中,刘双河等红军战士冻、病、饿“死”在山上,将军万分痛苦,一定要将他们抬下山才掩埋。这一带着情感的举动,却救了他们的命。他们被抬下山进了屋里,渐渐苏醒了,最后除了一人没醒过来,其他几个人都活了过来。

由于受张国焘的影响,红四方面军的部分将领受到了错误的审查,判了刑。期间,他的老部下去看望他,带去的有红枣、核桃、花生,还有特地在老乡那里找到的家乡茶——六安瓜片。喝到家乡的茶,将军十分高兴,闻着

家乡茶,想到了家的味,引发了将军难舍的家乡情感……

在整个剧中,来自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民歌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曲调不时响起……将军始终对家乡魂牵梦绕。

1985年,我受霍邱县广播电视台委托,在国家广播电视部电影电视部编辑出版《来自前线的报告》一书,由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出版社建议找一位有影响的人题写书名,经单位领导研究,想请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主任的洪学智将军题写。

在六安地区驻北京办事处傅朝阳主任的帮助下,我坐地铁到了五棵松站,去了洪学智将军的办公室。那时没有身份证,也没带介绍信,只有一本霍邱县广播站自制的记者证。电话打到洪学智将军家里,洪夫人(现在看了电视剧才知道她叫张照泽)一听是从洪学智的安徽六安老家来找将军的,二话没说,就让

警卫人员把我请到家里。拉着我的手,问长问短,什么时候来的?住在哪里?有没有什么困难?我当时去的时候做了一点准备,从老家带了一袋木耳(一斤装),一袋六安瓜片。老人非要给钱,不然不要。我只好收了10块钱,当我说明了来意,老人让工作人员把我带到洪学智办公室,一进办公室我就见到了将军那魁梧高大的身躯,在他的办公桌上,案头唯一的一本书《金寨》,可见老将军心中始终惦记着家乡。在洪学智将军的办公室里,我还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导特印的报纸,比当天正常报纸大一倍的《人民日报》。

洪将军情系家乡,虽然他自己认为书法不太好,仍为我们六安车站、《皖西广播电视报》题写了站名和报头。

洪学智将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!

第二次就业

□ 合肥 日月

2004年,我刚脱下橄榄绿军装,离开培养我健康成长的火热警营,离开热爱的工作岗位,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……就在那一段时光里,我整天就像丢魂似的,浑身不自在。

是呀,我热爱部队,热爱部队的事业,也热爱我的战友们,可真的转眼间要到地方了,有些茫然,也有些忐忑不安。我一直在部队工作,对地方可算是两眼一摸黑。虽然我对当官没多少兴趣,更不愿在部队“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。因为那时部队有个规定,大凡是正团职领导干部,只要自己不主动提出转业,原则上不安排转业;而且武警部队越往上走,职位越少,就像埃及的“金字塔”,只要是正团职实职领导干部要么服役年限达到30年,要么年龄年满50周岁,符合其中一个条件,即可选择退休。加之那时部队的风气已经受到严重污染;当时我也只有四十多岁,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期,我不甘心那种“熬”日子的生存方式,更不喜欢靠那种“跑官买官”晋升方式而得到升迁。俗话说的好,人挪活,树挪死。经过再三权衡,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解甲归田,可真的到了面临第二次就业时,尤其是人到中年后的又一次人生重大转折,我的心一点点底儿都没有,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前,我开始有些徘徊了。

值得欣慰的是组织上并没有忘记过我,党的阳光时时照耀着我前行。时任武警部队副司令员何映华中将听说我要转业,在感到十分惋惜的同时,又亲自出面把我向地方相关单位作以推荐;武警安徽省总队军政主官两位将军一起带着我的推荐表,亲自到省直相关单位帮我联系安置工作;省直有几个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得知我转业的情况后,也主动叫人事部门联系我;更让我感动的是,省委组织部、省人社厅还把我列为2004年度享受指令性安置政策的5个正团职干部之一,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。就这样,我于2004年7月,在省直机关军转干部

安置工作会议还没召开之前,就提前报到上班。

要想有地位,先要有作为。在部队所取得的一切成绩,到地方一切都归零,一切都得从头开始。俗话说,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有位省委领导十分关切地问我:“听说你在部队有专车坐,工作上也都是指挥指挥就行。现在到地方工作能适应吗?”我笑着回答:“只要有工作做,给我一块砖坐,我都能适应。”我是这样说的,更是这样做的。打从到地方工作的第一天起,我就调整好心态,像小学生那样去向书本学、向同志们学、向实践学,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。很快,我就进入了角色,并在单位里主要负责全省重大典型宣传、党员教育、思想政治工作、社会宣传、“三下乡”等,先后参与并执笔起草几份红头文件,还策划和宣传了一大批在全省和全国颇有影响的重大先进典型。同时还执笔总结了全省形势政策教育经验材料。这一材料一上报,就被中宣部转发。中宣部还专门发文要求中央主流媒体对这一经验进行集中宣传。2005年又被抽调到省委先进性教育办公室任宣传组副组长,负责全省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宣传工作,有11篇经验材料和做法被中央先教办转发,237篇反映我省活动开展情况和经验、做法被中央主流媒体刊发。2008年5月12日,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,党中央、国务院号召举全国之力,紧急驰援地震灾区。省里决定在对口援建县的四川松潘县成立援建办,我奉命在第一时间赴省驻松潘援建办担任副主任,并被评为安徽省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和四川阿坝州抗震救灾先进个人。

第二次的就业深深地告诉我这样一些道理:任何一个人的成长进步,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关心与培养;任何一个人要想拥有一个能够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,首先要靠自己脚踏实地实干来夯实这一平台的基础,组织上才能给你提供这个平台,是金子到哪都会发亮。

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经历

□ 蚌埠 魏莉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,那时我在读初三,我们这一帮女生圈子里,特别流行写小说。

这所谓的圈子,就是学习成绩不怎么好,而特别喜欢看小说的这几个女同学。我还清楚记得,圆圆的小小说女主角叫玛格丽特·惠顿,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,那是她翻译小说读多了落下的毛病,当时她的最爱是卢梭的《新爱洛绮丝》。小瑛的小说名字叫《六月雪》,她说是那一种花的名字,听着很美就是我们谁也没见过,她的女主角开着一间花店,开花店似乎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女主角必备的职业,这明显是受琼瑶言情小说的启发。圆圆的进度很慢,她总是思量过多;小瑛则很勤奋,足足写完了厚厚一个软面抄。

我们抓紧一切时间进行“创作”,所有不感兴趣的课都要为写作让路。课余我们还经常进行交流互动,谈论的都是小说结构布局、情节设置、人物塑造这些话题,大家传阅着彼此的作品,不吝溢美之词,但心里还是觉得自己的文章最生动自然。大多数人写的都是言情小说,他爱她,她不爱他之类的三角恋爱,虽然谁也没经历过,可看多了琼瑶式的小说后觉得完全有经验描写缠绵悱恻爱情了。“她遇上他,是千年轮回的宿命还是纠缠不清的爱恋?”这种调调通篇皆是,大家乐此不疲。

我一向标榜与众不同、特立独行,遂决定创作一部武侠巨著出来。当时我已经看完了金庸的全部小说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,古龙小说也看了一多半了,对琼瑶亦舒式的小情小爱嗤之以鼻、不屑一顾,满脑子全是浩瀚的武林传说。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我决心把我的女主角放到广阔的江湖中去。诚然,因为作者我是一个未成年少女,所以我的女主角也很年幼;因为作者是女生,所以决定我的小说要站在女性的角度来抒写、铺开。“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雕花的窗棂照在突然的脸上,她就悄悄起了身,在妹妹熟睡的脸蛋上亲了亲,轻轻拿起收拾好的小包裹,起身离开了家。”这就是我宏大著作的开篇。女主角小小年纪决心闯荡江湖,离家出走,机缘巧遇一位世外高人,学得一身绝世武功。之后遇到了男主角(又成琼瑶小说了),偏偏男主角是反派,在女主角的人格魅力感召下,弃暗投明,演出了一段回肠荡气的江湖传说……

我刚写了个开头,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,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们所有人的创作生涯戛然而止。那天正上语文课,大家正奋笔疾书地埋头进行创作。不知道哪个同学手欠,传阅小瑛的“大作”时失了手,那本软面抄飞到了讲台上。语文老师捡了起来,翻了两页脸色大变:“这位同学的大作我来读给大家听听吧……”这回轮到小瑛面无人色了。语文老师以激昂的朗诵体读了两页,全班哄堂大笑,班里那几个淘气的男生笑得特别响。过后,小瑛把她的作品撕了个粉碎。

课后,班主任老师分别找我们谈了话,用即将到来的中考进行威逼利诱,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逐个击破。这阵创作风潮就这么过去了,大家都安分了,我也搁笔了。中考过后,我和圆圆上了高中,小瑛读了中专,以后联系日渐稀少、渐行渐远了。那之后我再也没动过写小说的念头,也许一个伟大的作家就此被扼杀了,谁知道呢。



冬日乡野
王照祥摄